

土耳其激进左翼：历史，现状及分歧

作者：室点密

简要说下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本文定名为“土耳其激进左翼：历史，现状及分歧”。所谓激进二字，指的是本文关注点不在于那些目前还在土耳其议会或者合法环境中活跃的泛左翼组织，而是主要聚焦于“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缩写为TKP/ML）、“库尔德工人党”（缩写为PKK）等从事武装游击斗争，公开宣布要推翻当下土耳其政治、经济秩序的泛左翼力量。目前，世界上左翼力量中从事武装斗争者并不多，而有一定影响者，就更是屈指可数。目前成规模者，大概有之前笔者介绍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菲律宾共产党、活跃在土耳其的“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等组织、大致活跃在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聚居区（被称为“罗贾瓦”）并且事实上已经成立割据政权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以及在其境内活跃着的“国际自由营”（由“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组织委员会）”、“毛主义共产党”、“土耳其马列主义者共产党”等多支左翼组织组成），以及哥伦比亚境内的目前还在活跃着的两三支泛左翼武装力量。其中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菲律宾共产党都是明确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真正在推进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哥伦比亚情况较为复杂，有资料指当地自称“左翼”的武装军阀化倾向严重，并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大批缴枪投降的情况。土耳其的情况较为复杂：土共/马列（中委会）、土共-马列组委会等共产主义组织规模有限，但是反抗土耳其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捍卫库尔德民族权利的库工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斗争，并有一定影响力。而叙利亚的情况又是和土耳其激进左翼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另外，尽管土耳其公开宣布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游击队目前来看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其实也仅次于印度、菲律宾两家；同时，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在国内大搞个人独裁，经济状况恶化，物价飞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信仰矛盾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剧烈，这也为革命准备了土壤。所以，该国的左翼活动和共运情况还是值得关注的。

一 历史

首先介绍下土耳其各个左翼武装组织的来龙去脉。

土耳其共产党（缩写为TKP）于1920年成立。土耳其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刚当选的主席Mustafa Suphi与总书记Ethem Nejat等十五名同志就在一艘船上被据说是帕夏反动势力派来的杀手杀害。这对刚刚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至今仍然迷雾重重。成立早年的土耳其共产党随即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时任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关系的问题。尽管“床仓凶杀案”之后继任的土耳其共产党领导层极力赞扬凯末尔是一个“反帝、进步的领导人”，然而凯末尔却毫不领情，把大批该党干部送进大牢并宣布土耳其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内不停的镇压加上自身路线问题，土耳其共产党始终就没有太大作为。到了70年代，在国内名义上仍然是非法政党的土耳其共产党甚至吹捧其土耳其当时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

表示要和共和人民党一起“反帝反封建”。而对待国际上当时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论战，土耳其共产党则是充当苏修的应声犬，可谓修到不能再修。既然如此，在群众斗争高潮时候，它被抛弃也是必然的了

1960年，土耳其门德列斯政权无力应付国内反帝民主运动高涨的局面，军队将领于是站出来“报效祖国”，果断发动政变以通过换马来稳固统治秩序。政变后不久军方宣布举行“大选”，成立“民选政府”，但是实权依然掌握在高层军头手里。此时又恰逢越战、东方大国的激烈事件，以及西方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些所有的内因外因促使了新革命组织的诞生。1961年土耳其工人党（TIP）成立，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尽管如此，土耳其工人党路线主要也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之后该组织在1988年与土耳其共产党合并，最后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并彻底销声匿迹了。

这里提到土耳其工人党完全是因为该党当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思想俱乐部联合会”的青年组织，该组织随后更名为“土耳其革命青年联合会”。中文网络里对这个组织介绍似乎非常少，然而对现今的土耳其当局看来，该组织堪称“万恶之源”。因为现在几乎所有从事武装斗争的土耳其左翼组织，其组织源流均出自于此（从土共/马列，马列主义共产党，到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DHKP/C），甚至库工党，均是这样）。联合会里的青年很快起来批判土耳其工人党领导层的机会主义行径，并且在美国大使访问安卡拉大学时把他的汽车一把火烧掉，还抗议美国第六舰队停泊土耳其，最后抢劫银行，殴击美国大兵；令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堪称土耳其六十年代“废青”。更重要的是，工农斗争兴起，罢工层出不穷，左翼学生运动开始与工农相结合。这时，为了对付“赤祸”，土耳其统治阶级鼓动起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等极右匪帮也开始逐渐猖獗。极右政党“民族行动党”及其下属臭名昭著的“灰狼”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不过这些与十年后“灰狼组织”协助土耳其特务、军警屠杀左翼人士的行为相比，还是小打小闹。顺便说一句，土耳其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在那时还是一个排演反共话剧的小角色。

眼看土耳其“民选”政府在此无力维持秩序，“爱国”军人们便效仿1960年故事，挺身而出，“报效国家”：1971年军头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接下来“稳定秩序”的行动中，进步力量首当其冲，革命青年联合会直接被取缔，很多成员被军事法庭判刑。然而，这个组织的影响还将长存，在1971年被禁止前后，联合会已经分为了好几派，列举几个后来发展出名堂的：

- 1、佩林切克（Perinçek）领导组建了土耳其革命工农党；
- 2、马希尔·恰扬（土耳其文为 Mahir Çayan，本文大部分人名的土耳其语发音为本人推测，如果有懂土耳其语或者类似语言如维吾尔语的网友能够指正，十分感谢）等组建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THKP-C）；
- 3、丹尼斯·盖兹米什（Deniz Gezmiş）等组建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军（THKO）；
- 4、库工党从创建到现今一直对之尊崇不已，实则已经投降的阿卜杜拉·奥贾兰

(Abdullah Öcalan) 则决定和联合会内几个学生一起建立一个库尔德人的左翼革命组织。一直以来土耳其境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人口多达一千多万的库尔德人被当局否认其民族身份，禁止使用民族语言，穿戴民族服饰。土耳其统治者对库尔德人由来已久的民族压迫，使得左翼思想很快在库尔德人中传播开来。

话分四路，各表一枝。先说佩林切克党。当时一位 23 岁的男左翼青年也参加了该党，但是很快发现领导层口头大谈马列甚至马列毛，却对凯末尔以及凯末尔主义认识完全错误，并否认土耳其对库尔德的民族压迫，关于土耳其社会性质的分析也存在重大分歧。在发现无法通过党内斗争以使得佩林切克等领导层改正错误之后，这位名叫易卜拉欣·凯帕卡亚 (Ibrahim Kaypakkaya) 的年轻人创建了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 (缩写为 TKP/ML，以下简称为土共/马列)。



易卜拉欣·凯帕卡亚

而这之后，佩林切克的党则在机会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时至今日，该党已经改名为“爱国党”，尽管依旧自称认同马列毛的革命实践，但对内却公然否认历史上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以及现在土耳其当局对于库尔德人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污蔑库工党是领了美元来破坏土耳其领土完整的美国代理人；对外则秉承“反美即革命”，力挺俄罗斯帝国主义、伊朗等“反帝政权”。在最近的土耳其入侵罗贾瓦行动中，该党公开表示大力支持。可以说佩林切克党是在反帝名义下搞民族沙文主义、捍卫统治阶级秩序的典范了。其实，类似佩林切克这种形“左”实右的货色，又怎么只会在土耳其出现呢？

凯帕卡亚的几个理论分析使他明显区别于其他激进左翼运动（也包括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首先，凯帕喀亚对于凯末尔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指出这本质上是一个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所策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在当时的土耳其算得上石破天惊，因为凯末尔几乎被尊崇为神，就连另外两个最激进的组织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对凯末尔本人以及凯末尔主义的评价也是正面的，并且把凯末尔主义者视为潜在盟友。其次，凯帕喀亚对于土耳其当局对库尔德民族的压迫进行了仔细分析，并明确表示土耳其无产阶级应当承认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最后，凯帕喀亚明确在国际共运论战中支持中国，并把苏联视为社会帝国主义，这也与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和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含糊立场明显不同。

土共/马列成立后，其军事力量土耳其工农解放军（TIKKO）在城乡开展游击战。尽管与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存在路线分歧，凯帕喀亚和他的同志们还是在一次行动中处决了出卖土耳其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村长，因此凯帕喀亚被视为左翼团结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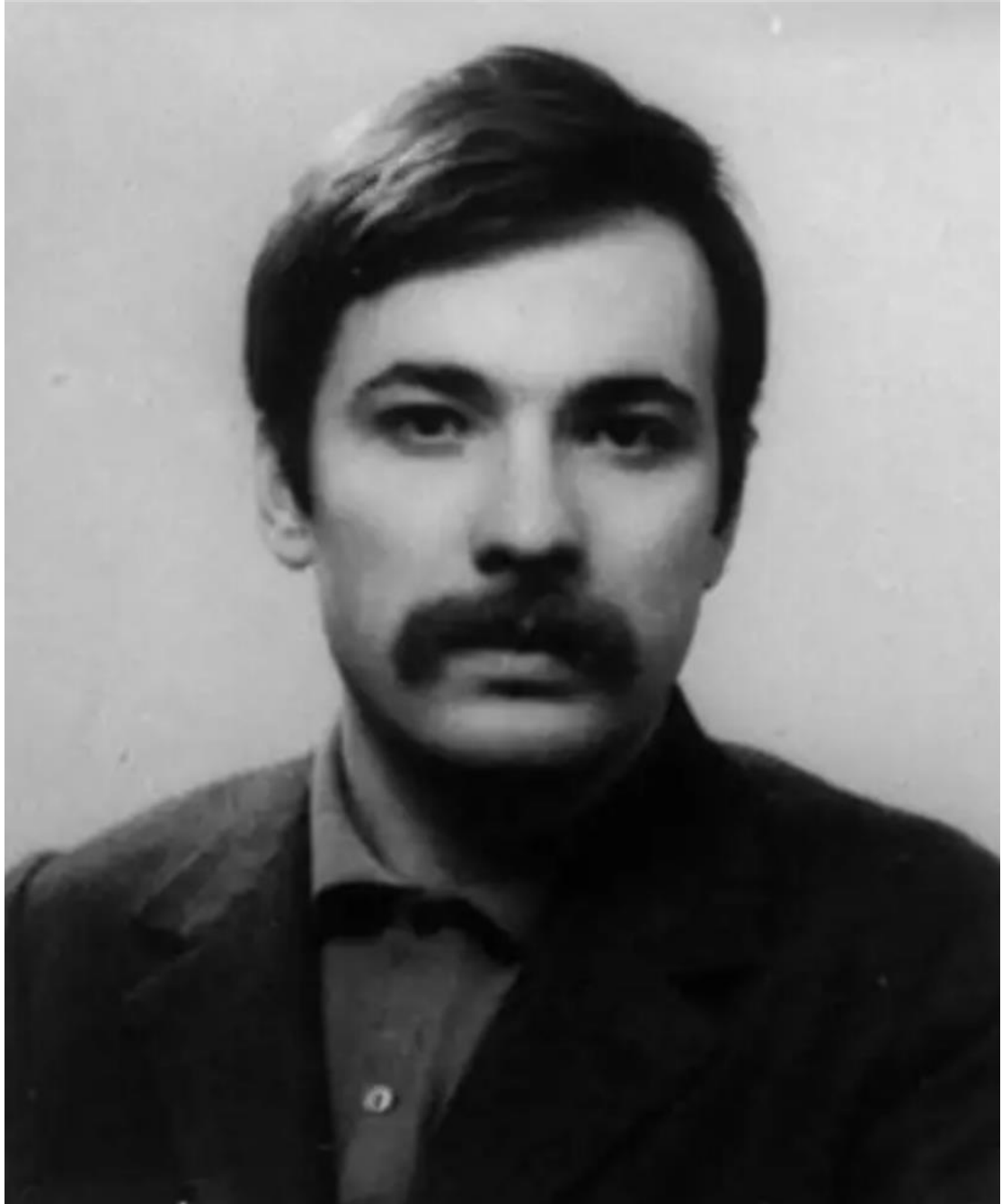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凯帕喀亚在一次行动中被人出卖，遭到土耳其军警逮捕。经受了四个月的酷刑但却未吐一言后，1973年5月18日，24岁的他被开枪射杀，随后尸体被肢解。从那时起，凯帕喀亚便成为整个土耳其激进左翼（包括非毛派在内）公认的烈士。在统治阶级的疯狂进攻下，土共/马列的中央组织机构几乎被摧毁。与印度毛派处境类似，土耳其毛派的斗争在短暂闪耀后转入低潮。

在1973年到1978年之间，土共/马列几经重组，于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被改称为“代表会议”）。此时恰逢霍查对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提出质疑甚至进行污蔑，于是在此问题上有些分裂派系便公开支持霍查，即“土共/马列-运动”（TKP/ML-Hareketi），一部分中间派也分裂出去，组建了“布尔什维克党（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Bolshevik Party (North Kurdistan-Turkey)）。从公开的材料来看，TKP/ML与土耳其国家机器的斗争进行得十分壮烈，几任总书记都在战斗中牺牲；但是内部路线斗争也十分激烈，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后来改称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后，依然发生了好几次分裂，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另一个同样自称接受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毛派共产党”（缩写为MKP）分离出去。土共/马列也经常通过文件谴责之前的领导层是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2015-2016年，由于内部对待库尔德民族运动态度分歧等原因，土共/马列再次分裂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宣布自己组成了“中央委员会”，最终定名为“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TKP/ML），另一个派系则宣布前者为“非法”，宣布组

建“组织委员会”最终自称“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TKP-ML）。实际上，两个组织的官方自称高度类似，只不过一个采用了斜杠符号“/”，一个采用了折线符号“-”。为了避免混淆，笔者以下将“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TKP/ML）简称为土共/马列（中委会），而将“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义者”（TKP-ML）简称为土共-马列（组委会）。而另外一支自称接受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毛派共产党”则在2013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内部危机同样分裂为两个派系（这里姑且称为“毛派共产党（2013三大派）”和“毛派共产党（2020三大派）”）。具体情况，下文将会介绍。

由于受霍查对于中国革命的污蔑影响而分裂出去的两个派系——霍查派“土共/马列-运动”以及中间派“布尔什维克党（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中，“布尔什维克党”规模较小，主要在土耳其旅德侨民中活动。该组织理论特点是长期坚持斯大林时代的一些提法，比如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下尽管存在阶级斗争，但不存在作为阶级意义而存在的资产阶级”等观点。不过最近，据说该组织已经逐步承认、接受当时中国对于苏联变修原因的批判和分析，承认苏联在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寄生在社会主义内部的资产阶级，最终导致苏联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但是该组织依然不愿意承认“毛主义”的提法。由于其规模较小，在此不做过多介绍。而霍查派——土共/马列-运动则在土耳其国内斗争十分活跃。1994年，土共/马列-运动与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后续组织合并组建了马列主义者共产党（MLKP），而土共/马列-运动是其中规模较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列主义者共产党理论上仍然是霍查派政党，但是在实践中，例如参与国际会议和武装斗争中，该党看起来与毛派政党走的更近。在参与多个左翼组织组成的国际自由营并与“伊斯兰国”的斗争中，马列主义者共产党发挥了突出作用。

接下来说说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总体来说，该组织信奉格瓦拉所提倡的游击战略。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著名斗争是绑架并处决了一名以色列领事，除此之外还进行一些抢劫银行的行动。很快马希尔·恰扬和他的同志们就被军警逮捕并宣判死刑，但他们成功越狱。之后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在黑海边组织游击队，在一次行动中11名游击队员绑架了三名北约士兵，目的是以士兵为人质迫使土耳其政府承诺不处死土耳其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丹尼斯·盖兹米什。土耳其军警欺骗马希尔·恰扬表示愿意开展谈判，随后突然袭击，包括马希尔·恰扬在内的10名战士牺牲，仅有一人幸免。幸免于难者是Ertuğrul Kürkçü，现在担任土耳其泛左政党——人民民主党（该党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库工党的合法马甲）名誉主席。悲剧发生在1972年3月30日，这样，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这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失败。虽然如此，后来很多左翼组织尽管组织上与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并无关系，但是都自称是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继承人。



马希尔·恰扬

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的“后裔”主要情况如下。一部分成员在 1971 年军事政变后，认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人民之路”组织。1976 年东方巨人去世，该事件之后的剧变以及霍查对于毛主席的攻击，使得该组织思想迷茫并随后转向霍查派立场，被称为“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马列主义者”。几经波折后，该组织的部分人员又与土共/马列内分裂出来的霍查派力量组建了马列主义者共产党。如上文所述，这个组织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在罗贾瓦与土共-马列（组委会）一起成为国际自由营的主力。此外，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中的一小部分成员 1975 年组建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马列主义武装宣传单位，该组织同样参与了国际自由营与“伊斯兰国”匪帮以及入侵土耳其军队的战斗。最后值得一提

的就是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DHKP-C）。该组织在海湾战争期间为了抗议美帝国主义，暗杀了两名美军人员，并声称对土耳其情报部门的退休高官被暗杀事件负责。除此之外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还从事了一些针对国家暴力机器以及美国大使馆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行为。总体而言，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并未从事针对平民的袭击行为，这足以证明其“恐怖组织”的称号确系污蔑；但是笔者并不看好，也不赞同这种脱离群众的袭击行为，想来这也与其格瓦拉主义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几乎所有左翼游击队不同，该组织似乎并未与库工党开展一些统一战线框架内的联合行动。

然后谈谈土耳其人民解放军。该组织名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和东方某个国家的红色革命武装力量联系起来，进而认为其是毛派。然而并非如此，土耳其人民解放党同时深受中国革命与古巴革命的影响。实际上，丹尼斯·盖兹米什在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受训后，回国后创建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其斗争方式与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大体类似，也就是说，更像格瓦拉派。他们的口号是“真正独立和完全民主的土耳其”，并认为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将同时具有先锋队以及人民军队两个职能（让人想起一种错误思潮“军党论”）。他们的行为包括绑架北约军人、劫持飞机等等。在一次绑架四名美国人的行为中，丹尼斯·盖兹米什被俘。为了营救他，上文提到，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还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行动，很遗憾，这不仅未能挽救丹尼斯·盖兹米什的生命，还搭上了马希尔·恰扬。1972年5月6日，在土耳其总统签署死刑命令后，丹尼斯·盖兹米什被绞死在安卡拉中央监狱。临刑前他的要求是喝茶，听听华金·罗德里戈的吉他协奏曲。之后高呼“一个完全独立的土耳其万岁！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万岁！土耳其和库尔德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工人和农民万岁！”的口号走上绞架。土耳其人民解放军也遭到沉重打击。



丹尼斯·盖兹米什

1974年，军政府宣布大赦，这样土耳其人民解放军的部分成员能够有机会从监狱中走出来，聚在一起，重新讨论思考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多数成员接受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本质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路线。随后与“人民之路”组织类似，该组织同样转向霍查派，最终形成了“土耳其革命共产党”。该组织合法马甲为“工党”

(EMEP)，参与霍查派国际组织，目前感觉似乎更多的从事合法性工作，也与库工党、马列主义者共产党、土共/马列这样的左翼游击队组织拉开了距离。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内剩下成员中，反对中国路线，对当时苏联有好感者也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几经周折后以“土耳其共产主义工党/列宁主义者”(TKEP/L)的名义继续活动。该组织也参与了叙利亚罗贾瓦的国际自由营。

最后是奥贾兰所领导的库尔德群体。这一部分中文网上资料太多了，择要述之。奥贾兰把斗争主要基地转移到库尔德地区后创建了库工党。由于在此之前的库尔德政党大多是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缺乏动员群众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最初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并组织严密的库工党很快掀起了斗争高潮，并持续坚持斗争了几十年。在1980-1990年代之交以土共/马列为代表的毛派游击队陷入低潮

后，库工党直到今天一直是土耳其左翼游击组织中实力最强、最突出的派别。然而，本质上库工党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这突出的体现在其政治纲领的软弱和不彻底上。在一开始，库工党由于其起源于激进左翼学生运动的缘故，还宣布自己为马列主义政党并为库尔德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但在 1990 年代中期，库工党便宣布自己追求的只是在土耳其国家框架下进行“民族自治”。更大的转折发生在 1999 年。奥贾兰在被土耳其特工逮捕后，随即在法庭上表示库工党出现是一个错误，表示愿意与当局合作促成库工党招安事宜。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奥贾兰在监狱中放弃了马列主义，而宣布认同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民族联邦制”。这一投降行为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库工党领导依然宣布放弃马列主义转而接受奥贾兰新发明的这一理论。2013 年，奥贾兰再次发表了备受埃苏丹称赞的呼吁库工党放弃武器停火的新年谈话。尽管奥贾兰的叛卖行为暴露无遗，但是库工党和罗贾瓦当局却仍把他的理论奉若圭臬。考虑到这些，最近罗贾瓦的悲剧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结果了，而是一种几乎注定的结局。



库尔德民族是一个跨国民族，主要由北库尔德斯坦（位于土耳其境内）、南库尔德斯坦（位于伊拉克境内）、东库尔德斯坦（位于伊朗境内）和西库尔德斯坦（位于叙利亚境内，即罗贾瓦）四部分组成。库工党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对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都有很深的影响。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治国无术、独裁有方的阿萨德政权在内战初期连吃败仗，不得不从罗贾瓦撤出大部分力量，形成了局部的权力真空。库工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势力抓

住这个机会，在当地很快立足壮大，发展起来，成立了后来被称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的割据政权，推行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民主改革。同时，该政权也在打击同样在叙利亚内战中崛起、但毫无疑问极为黑暗和残暴的“伊斯兰国”等教权匪帮，捍卫自身政权和各个少数民族安全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2015年，包括当时尚未分裂的土共/马列和毛派共（2013三大派）在内的诸多土耳其从事武装斗争的激进左翼政党组建“国际自由营”，赴叙利亚支援“罗贾瓦革命”，协助打击教权匪帮。

而在土耳其国内，多个左翼游击队于2016年宣布成立了人民联合革命运动（HBDH）。该组织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但内部具体组织形式、参与各党派关系对外人而言仍然不是很清楚。该组织由库工党牵头，宣布将为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主要斗争目标是打倒埃尔多安的反动统治。该运动在成立之初几乎囊括了上文提到的所有土耳其左翼游击队，例如库工党、土共/马列、毛主义共产党（2013三大派）等等。很多组织同时也是国际自由营的成员。笔者相信，这或许是在埃尔多安独裁统治加深，土耳其激进左翼在很大压力下寻求团结以应对法西斯势力的一种举措。然而，考虑到库工党领导层一以贯之的机会主义路线，说这个联盟路线完全正确，也似乎让人心存疑虑。果然，在土共/马列分裂之后的土共/马列（中委会）派宣布退出该运动，并解释了几点原因：

- 1、土共/马列（中委会）派认为参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与土共/马列（中委会）对于统一战线的设想是不同的：“我们党对于统一阵线设想的一个必要条件中是我们的党应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地位，并且这种组织的形成应该符合民主民主革命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目前这些情况还不具备”；
- 2、人民联合革命运动认同“区域革命”理念，而土共/马列（中委会）则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任务只能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决定；
- 3、人民联合革命运动认为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民主自治”，而土共/马列（中委会）认为只有承认库尔德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
- 4、土共/马列（中委会）不同意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泛泛而谈“罗贾瓦革命”，而是明确指出这一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并且认为这一革命远未完成；
- 5、土共/马列（中委会）不同意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库工党）宣布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评估；
- 6、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将法西斯主义归结为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而土共/马列（中委会）则坚持认为真正导致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根源是整个土耳其国家机器。

由于以上原因，土共/马列（中委会）退出了该联盟。但是土共/马列（中委会）也表示，人民联合革命运动仍然是在革命框架内运作的革命组织，其内部的其他政党依然是土共/马列（中委会）的最亲密盟友，仍将与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而土共/马列分裂出的另一派系——土共-马列（组委会），以及毛派共（2013 三大派）继续留在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内，继续与库工党等其他左翼组织进行该框架下的合作。

以上，对于土耳其境内主要的从事武装斗争的激进左翼，基本上进行了简要介绍。写到这里，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太乱了”。的确，确实是乱。土耳其的各个左翼武装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显然也是未能如印共（毛）那样发展壮大，给统治秩序带来太严重威胁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分离四散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又是由于对于指导思想、基本国情、社会性质以及以上认识所决定的斗争方式上的分歧，另外还有组织路线上的一些问题造成的。回顾历史，笔者认为，尽管丹尼斯·盖兹米什和马希尔·恰扬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分子尽管是真诚的、坚定的革命者，牺牲也十分壮烈令人动容；但是他们幻想以绑架人质、抢劫银行、劫持飞机等少数人脱离群众的行为来解放土耳其，显然是不可能的，究其根源，也是唯心史观里“英雄创造历史”这一错误观点的表现。同一时期，印度革命者马宗达等人创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尽管自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在斗争中也逐渐偏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在斗争中创建人民军队的路线，结果也导致了失败。而土耳其马列主义者的突出代表——凯帕喀亚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理论上明显先进于丹尼斯·盖兹米什和马希尔·恰扬，提出走人民战争道路建设红色根据地，但是其过早牺牲导致刚刚诞生的土共/马列也陷入低潮，事实上该组织甚至在几十年内都没有制定自己的《纲领》（2016年分裂后的两派才各自制定了各自的《纲领》）。

在下文中，笔者着重于尝试详细介绍下土耳其几个宣称支持“马列毛主义”的左翼组织的历史渊源以及目前分歧所在。

二、部分组织来龙去脉

目前土耳其所有宣称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组织均出自土共/马列。自从成立以来，土共/马列就对土耳其反动国家机器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创始人凯帕喀亚 1973 年牺牲之后，该组织思想路线上并不稳定，领导层更迭频繁，上一任领导层经常被下一任领导层宣布是“机会主义”，几经沉浮，遭遇了多次分裂。分裂之后，各组织名字相似，又往往给读者带来极大混乱和不解。下面就本人手头掌握的资料出发，尝试简要做个梳理。

凯帕喀亚牺牲后，土共/马列几经重组，于 1978 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均被土共/马列的后裔组织称为“代表会议”，似乎是力图淡化该会议重要性）。该会议召开时，正是国际马列主义运动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土共/马列最终通过的决议里，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五位导师之一，这一点和当时其他革命组织是一致的。但是，该组织当时受到浓厚的中间派思潮影响，把“毛泽东思想”从指导理论中删去了，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地位，土共/马列基本上是等同视之的态度，甚至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领导层还竭力为之辩护，而不赞成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一些批评。这一立场导致该组织内部后来的一系列分裂和波动。

简要解释下为什么当时是否认同“批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与“毛泽东思想是否作为指导思想”的辩论挂钩。在当时，尽管霍查反对东方革命导师的手段非常拙劣，但是这一举动还是给过去团结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周围、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各国组织来很大震动，因此就涉及到对于东方革命导师理论和实践的重新审视。部分马列主义组织认为，尽管东方革命导师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其贡献并不高于斯大林。因此既然没有“斯大林主义”或者“斯大林思想”的提法，那么也就不应该提“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这部分思潮对于继续革命理论是抱着怀疑态度，相反却支持斯大林 1930 年代的一些结论，如“农业集体化以后苏联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同时对于第三国际三十年代的一些实践（如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曾经一度服从于苏联外交需要、统一阵线中的右倾立场，这在中国表现为抗战中的王明路线等）的反思和批判，也持反对态度。也就是说，尽管这种倾向并没有如霍查那样用谎言、曲解来否认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者身份，但是这种思潮全盘肯定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与霍查派则是类似的。因此，这部分倾向后来被称为“半霍查派”、“中间派”。显然，当时不指出毛主席的开创性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战争策略、对于苏联变修的反思以及应对策略等等），以及对于斯大林结论的一些反思和突破，也就谈不上意识到毛主席贡献的意义和地位。

话说得太远，拉回来。由于土共/马列内部存在着很浓厚的中间派倾向，而另一部分人干部则赞同“马列毛主义”的提法，赞同毛主席对于斯大林时代一分为二的分析，以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因此这两部分干部分歧越来越大，分裂趋势越来越不可避免。1981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现在被土共/马列后裔组织称为“第二次代表会议”，下同），两派围绕东方革命导师评价（多数派认为他是五位导师之一，少数派认为他只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土耳其社会性质（多数派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数派认为是落后的买办资本主义社会）革命道路（多数派坚持人民战争的武装斗争道路，少数派则认为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以及如何评价阿尔巴尼亚当时情况等（尽管两派都认为霍查当时已经是反面人物）发生激烈争论。多数派继续沿用土共/马列名称，少数派则自称“土共/马列（布尔什维克）”，后来改称“布尔什维克党（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BP-NK）。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次分裂，事实证明土共/马列内部的思想基础依然是不稳固的，领导层内部还是存在着很强的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于土耳其革命指导意义的倾向。土共/马列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委员会（缩写为 DABK）对此深表不满，选择分裂单干。随后，1987 年土共/马列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宣布作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这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随后 1993 年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委员会又选择回到土共/马列之内，合并后马列毛主义被宣布为土共/马列的指导思想。将指导思想宣布为“马列毛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意味着对于毛主席的贡献给与更高层次的承认。然而，统一后的土共/马列自身思想基础依然是不稳定的，甚至党刊公开以“霍查过去做了很多贡献”为由为公认的机会主义头子霍查庆生，并且继续在社会主义有没有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要不要继续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复读斯大林原话，反对毛主席的分析。于是乎，1994 年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委员会再次选择离开土共/马列独自建党，并自称为

“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简称为土共（马列），注意区别在于一个使用斜杠，一个使用圆括号）。土共（马列）意识形态上与国际主流毛派更加接近，也得到了国际主流毛派的公开支持。另外在 1987 年，“土共/马列（毛主义中心）”也从土共/马列分裂出来，关于该组织自立门户的原因及其后续状况，网上资料极少。据说，该组织已经不再活动了。

2003 年，土共（马列）宣布召开了本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名为“毛派共产党”（以下简称为毛派共）。显然，这个名字应该是有暗示与土共/马列过去不能公开、彻底打出毛主义旗帜的倾向一刀两断之意。在随后的几年中，土耳其就形成了土共/马列和毛派共两家组织均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活动的局面。

时光飞逝来到 2013 年，毛派共由于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分歧,再次发生分裂。分裂后产生的两个组织光靠中文译名和符号甚至都无法区分了。笔者只能说，一个自称“Maoist Komünist Parti”，另一个自称“Maoist Komünist Partisi”。由于前者承认 2013 年“三大”上通过的决议，我们把这一派称之为“毛派共（2013 三大派）”。另一派则在 2020 年左右才完成了自己内部组织的整合，由于不承认 2013 年那次会议的合法性，于是又召开了一次“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把这一派称之为“毛派共（2020 三大派）”。

然而，土耳其共运中的分裂还没完...

另一边，2015 年，土共/马列由于一直以来在德国的土耳其侨民中活动，受到德国当局的逮捕和迫害，加上一些原因，内部矛盾爆发，也来到了分裂的边缘。

其中一派自称为“组织委员会”，另一派自称为“中央委员会”。在土耳其本土重要游击基地迪尔西姆的组织力量大多选择跟随“中央委员会”派，而在罗贾瓦抗击“伊斯兰国”教权派匪帮的大部分部队则支持“组织委员会”派。

“组织委员会”派大概于 2019 年春季在罗贾瓦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自己更名为“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为了避免混淆，笔者下文用“土共-马列（组委会）”来称呼这个组织。自称为“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派在那之后也举行了一次自己的代表大会，继续沿用土共/马列的名称。笔者下文用“土共/马列（中委会）”来称呼这个组织。

行文至此，估计读者也已经晕了。总结下，目前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罗贾瓦至少存在着四个打着马列毛旗号的左翼组织：

- 1、土共/马列（中委会）
- 2、土共-马列（组委会）
- 3、毛派共（2013 三大派）
- 4、毛派共（2020 三大派）

其实，笔者写到这里也是兴致不高的。这和写印度共运的感受截然不同。同样是创始人在建党不久后牺牲，一个是经历低潮、组织分崩离析然后浴火重生；一个则是思想始终未能真正统一、组织四散，并且斗争规模也是十分有限。但是笔者在这里还是要反驳两种流行论调。一种是见此便断言“左派无限可分”、“左派内斗”的论调。然而，尽管土耳其毛派运动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他们五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斗争，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许多群众冒着被逮捕的风险纪念死难烈士并为之举行葬礼），大批干部直至最高层成员牺牲依然志向不改，克服了本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比库尔德民族运动更加彻底的要求给与库尔德民族自决权——这一切不都说明了土耳其毛派运动顽强的生命力与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吗？下文的分析也将说明，导致这四派之分歧的不是什么意气之争、个人之争，而是涉及到革命战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另外一种论调则是在这几派中随意钦点其中某一派为“正确”、“先进”，其他的组织都是“伪党”、叛徒，云云。但是，实际上这种论调的传播者连土耳其这四派之间的分歧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往往根据自己的想象臆造一番之后便宗派主义的得出结论，也是可笑至极的。这种乱说一气、随意钦点的作风，经常会被事实打脸。

三、各派理论分歧

下面尝试根据笔者所理解和搜集到的材料，尝试描述梳理下这几派内部的理论分歧。

首先，尽管目前有四个派系，但是土共/马列（中委会）、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 三大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还是可以暂时分成两大类来说的。有较近共同组织渊源的土共/马列（中委会）、土共-马列（组委会）均认为，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在当下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主力依然是农民。而毛派共（2013 三大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则反对这一点，认为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当下已经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不仅仅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已经成为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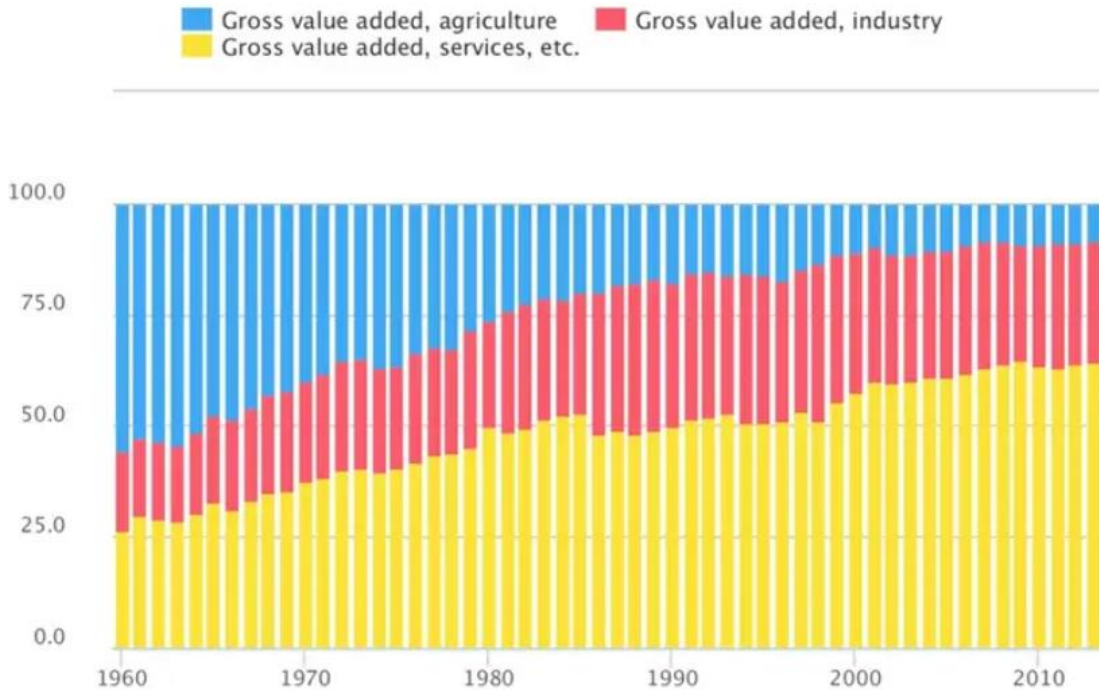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目前“土共/马列系”（姑且这么称呼）与“毛派共系”系最突出最明显的分歧，是在土耳其的社会性质判断上。

中文网络上有一些发言出于极力拔高土共/马列（中委会）、贬低其他派系的需要，便声称毛派共（2020 三大派）是原毛派共中的“左派”，分裂出来是因为对于所谓“毛派共”原来的“社会性质判断”等结论不满意，认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因而接近土共/马列（中委会）的认识云云。这种说法实在是离谱。被称为“左派”的毛派共（2020 三大派）在社会性质上并不是改变了，而是继续坚持了“土耳其社会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就社会性质这一点来说，不存在什么原毛派共“通过...(毛派共（2013 三大派）)新路线后，引起广大左派强烈不满”云云。毛派共（2013 三大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当然也存在分歧，而且不小。这一点下文会简要介绍，但是双方分歧并不是在社会

性质的基本结论上。

Structure of gross value added by sectors (GVA) (Turkey)

National accounts / GDP / GDP - Production approach
Annual, % of GDP



土耳其三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变化（蓝—农业 红—工业 黄—服务业）

1972年凯帕喀亚创建土共/马列时，党内对于土耳其性质的判断是不存在争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从那时以来，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农业就业人口均大量下降，大量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据估计，目前已经有接近八成的土耳其居民生活在城市。这就在使得土耳其认同马列毛的左翼阵营内部就土耳其社会性质——自然也包括对应产生的革命战略、敌我友划分、革命道路等产生了激烈争论。

比如毛派共（2013三大派）认为：

在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依附于国际帝国主义，拥有多个民族和少数民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上留下印记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劳资矛盾。它的阶级表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中。这一根本矛盾将作为贯穿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矛盾继续存在。...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买办垄断资本主义、附属封建主义与广大各民族、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

（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和主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城乡贫民是战略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针对... 帝国主义、买办垄断资本主义和大地主...

而毛派共（2020 三大派）文件中也写道：

（过去）将土耳其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现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反的变化。现在超过78%的社会人口生活在城市，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由于既定条件证实了买办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地位，我们的知识理论也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而发生变化...

我们所总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清晰明确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占主导地位。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已经让位给依赖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主义。封建的生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蔓延，倒退到次要的境地，以极其痛苦的方式瓦解。现存的封建残余虽然以农民生产分散、支离破碎、落后的形式出现，但处于资本主义资本和贸易的支配之下。

农业生产在土耳其总经济产品中的份额已降至5%左右。城市人口增加了93%，而农村人口减少到7%左右。更不用说...农村大多数的中小农，甚至一部分地主，都放弃了农业小生产资料去了城市。这也表明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方向。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成为了革命的主力军，比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有了很大的增加。

...

今天土耳其现代工业的比重，即在非农业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比重低于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酷性，摧毁了...农业小生产者。8200万人口中只有7%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93%的人口居住在省区，其中近4000万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安塔利亚、布尔萨和阿达纳等大城市。...在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的2800万劳动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刚刚超过400万。...在这种情况下，阻碍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不是已经被战胜和瓦解的封建主义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革命的主力不是人口稀少的农民，而是日益壮大的现代无产阶级。

显然，这个关于社会性质的理论判断的改变意味着革命的性质、主力、进行区域将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正是这个原因，毛派共（2013 三大派）宣布成立“人民游击队”，并确立为除“人民解放军”之外该组织所属的又一只武装力量。据悉“人民游击队”主要将开展城市游击战活动。显然，毛派共（2013 三大派）在尝试将斗争区域（至少部分）转向城市区域。

不过，无论是毛派共（2013 三大派）还是毛派共（2020 三大派），都没有接受所谓德国马列党（MLPD）提出的所谓“新帝国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这个理论在国际共运内部也少有人支持）。毛派共（2013 三大派）还是毛派共（2020 三大派）尽管认为土耳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都坚持该国资本主义类型是买办资本主义，而非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更谈不上帝国主义。

土共/马列在2016年分裂前，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土耳其占主导”这一结论表示坚决反对。在2015年，土共/马列一位成员在文章中猛烈批判：

不可否认，该国（土耳其）存在着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尽管它与帝国主义及其增长需求密切相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剥削的数量增加，

因此在社会关系图表中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加。因此，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它的组织水平也在上升。....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打开一个大括号。

外国资本主义最初和随后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永远不会允许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接管了附属国的控制地位，阻碍了该国工业的发展道路..

这种演变...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后果是，受阻和残缺的国内资本主义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诚然，我们正在从土地主导到金钱主导的过程中向前迈进。诚然，发展的“方向”决定了市场对生产者的支配地位，向商品支配地位的过程。然而，发展的“当下”以半封建经济为特征，这也是一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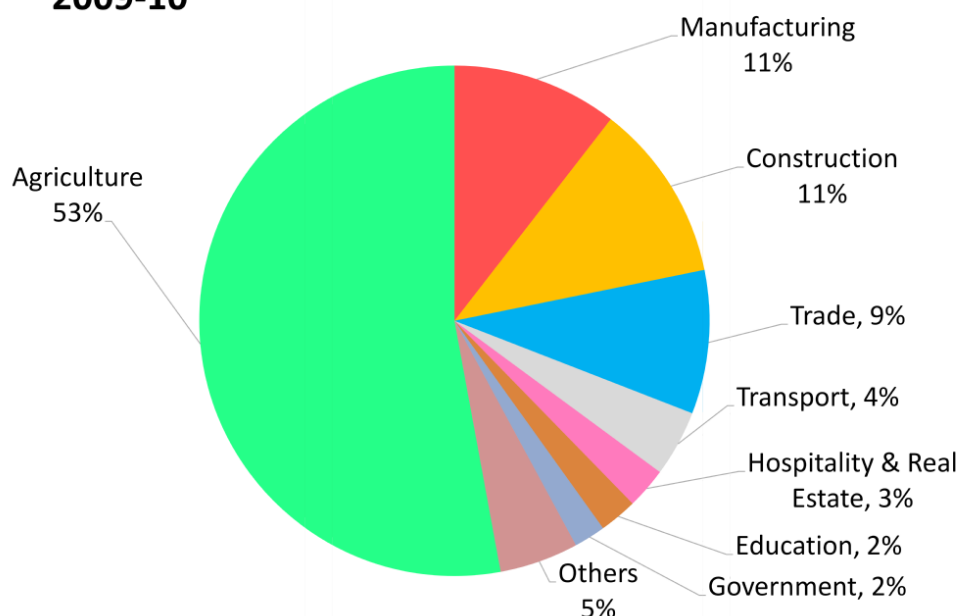
因此，在两个有机体的界线相互交叉的社会经济结构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清除封建残余。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并不排斥这项任务，因此也不排斥我们革命的性质。我们革命的第一步，实质上是农民的需要。农民问题作为我们革命的基本环节，仍然是头等大事。这就是说，封建主义与群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群众的矛盾，是由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是根本矛盾，决定了当前的进程。其中，封建主义与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具有指导过程特定阶段的作用。因此，这个矛盾对我们革命的性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尽管土共/马列分裂为土共/马列（中委会）、土共-马列（组委会）两部分，但是对于土耳其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个最基本理论判断是一致的：在土共/马列（中委会）“一大”文件和土共-马列（组委会）制定的《纲领》中，重申了这一判断。

这场争论究竟谁是谁非呢？笔者一来水平有限，二来对于土耳其国情缺乏研究，三是宁愿对于重大问题谨慎些，因此不愿意在此贸然下结论。那种到处钦点别国革命应该如何如何的发言，看起来是“见识渊博”，实际上这种夸夸其谈是最不懂马列毛的一种体现：如果分析国情、制定纲领和战略都如此简单，以至于万里以外的吃瓜客都能轻易判断出来，世界革命岂不是太容易了吗？事实是这样的吗？回到上面这个问题，笔者这里想说的是，在另一个马列毛主义指导革命运动规模大得多的国家—印度，也发生了关于“印度究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社会”的激烈争议。印共（毛）于2021年初发表著作《印度生产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政治纲领》。在该书中，印共（毛）坚持《纲领》、《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基础文件结论的同时，也承认旁遮普等地农业中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并在最新的纲领中表示在这样的地方斗争中要建立集体农业、合作社等等。显然，这种举措也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意味，尽管对于印度革命全局而言，依然远没有达到会改变整体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步。

Employment by Sector (%)

2009-10



印度各产业部分就业人数相对比重

印共毛坚持了印度仍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判断，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土耳其和印度一样，社会性质也未发生根本转变呢？印共（毛）的结论当然可以借鉴，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印度六成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业生产也集中了印度大多数劳动力，印度农业生产水平比土耳其落后很多，等等。这些都是印度与土耳其差异很大的地方。毫无疑问，土共/马列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论是符合比较传统看法的，听起来似乎“正统”一些。但是，毕竟就连土共/马列系也承认“该国存在着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此，具体情况如何，恐怕还需要时间和革命实践给出证明。

以上就是土共/马列系和毛主义共系的分歧简述。也可以由此发现，所谓中文网上所谓“毛派共内部两派的分裂，并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而是涉及土耳其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在统一战线中的角色等许多基本的原则性的大争论”完全是空穴来风。关于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上面说完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派共内部两派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说说各派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分歧。

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境内生活着多个不同民族的国家。同“东亚病夫”——近代以后的中国清朝一样，“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也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由于各种原因，在 20 世纪初的各民族求解放的革命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残酷压迫库尔德等民族的民族意识，甚至公开不承认库尔德作为一个民族的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工人党等库尔德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政党掀起了反抗土耳其当局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由于库尔德是一个跨国民族，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交界处，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工党分支势力趁叙利亚境内库尔德聚集区（也被称为罗贾瓦）

权力真空机会，在当地很快扎根壮大，发展起来，成立了后来被称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的割据政权（以下简称为北叙政权），推行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民主改革。同时，该政权也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教权匪帮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美帝国主义出于打击“伊斯兰国”的需要，也给予北叙政府下属的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力量”以一定的援助。2015年，包括当时尚未分裂的土共/马列和毛派共（2013三大派）在内的诸多土耳其从事武装斗争的激进左翼政党组建“国际自由营”，赴叙利亚支援“罗贾瓦革命”，协助北叙政权打击教权匪帮。

与此同时，2015年库工党与土耳其政府的谈判破裂，战火再起。库工党于是于次年也在土耳其国内倡导成立“人民联合革命运动”（HBDH），这是一个在土耳其国内从事武装斗争的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共同参与的左翼合作平台，目的据称为“消灭埃尔多安法西斯政权”。

就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所公布其纲领和发布宣言来看，其斗争思想和斗争目标表述，受到库工党特有的、非马列主义思想很大影响。在是否加入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在如何看待境内库尔德民族运动、并怎样与之结盟这个问题上，土共/马列两派产生了尖锐分歧。这种分歧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土共/马列分裂为土共/马列（中委会）和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两派。前者退出了人民联合革命运动，而后者和毛派共（2013三大派）则继续留在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内活动。至于国际自由营，笔者倒是未见土共/马列（中委会）声明退出，但是实际上原土共/马列在叙利亚罗贾瓦的大部分游击战士在此次分裂中是跟着土共-马列（组委会）走，土共/马列（中委会）是否宣布退出活动在罗贾瓦的国际自由营，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

2017年10月，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血战后，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国际自由营的战士艰难攻占“伊斯兰国”匪帮最大巢穴拉卡。土共-马列（组委会）指挥官努巴尔·奥赞扬也在拉卡战役中牺牲。据报道，奥赞扬生前不愿意见到土共/马列的分裂，试图劝说土共/马列（中委会）派和土共-马列（组委会）团结起来，但是未能如愿。



努巴尔·奥赞扬烈士

2019年3月，叙利亚民主力量攻占“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控制的最后城镇巴古兹·法卡尼。北叙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范围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也是其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在对抗“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北叙政权拿到了一些美国的援助，甚至在很多战斗中与得到了美国空军和少量地面部队的配合。笔者认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为革命理论，必须头脑清楚，深刻认识美帝的真面目而不是因为援助对于美帝产生依赖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来看看抗战中中共是怎么做的。中共并没有拒绝，甚至大力争取过美国可能的援助，并利用蒋介石与美帝之间的矛盾来为进步力量取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事实上，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模范作用，美帝意识到，对日作战中得到延安的配合很可能是必要的。甚至部分美帝高层，从个人好恶上，也不得不承认平心而论中共在抗战中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给八路军新四军更多编制和公平待遇的要求的合理性。当然，个人感情只是个人感情，不管哪个阶级成熟的政治家都懂得个人感情让位于阶级利益的道路。这也是最终美帝“调解国共关系”从一开始还表现出一定的公平到最后言而无信、公开偏袒蒋介石为首国民政府的根本原因。而在延安同美帝交涉中，尽管由于美帝最终的反动立场而没能获得太多物质援助，但其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则粉碎了美蒋势力力图利用口头虚假承诺来诱骗人民试图最终“溶共”的阴谋。

请看：

赫尔利关于蒋介石已改变对共产党态度的说法，究竟是赫尔利的一厢情愿，还是蒋介石虚与委蛇之言，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的态度并没有丝毫变化。就在赫尔利向中共代表保证蒋已转变态度两天之后，蒋即发布手令，要沦陷区的国民党人迅速发展武装与共产党斗争。随后，蒋更暗自计划于战争结束前后消灭各地共产党的种种方案。“……积极准备（一）无形清剿（不用剿共名义），反攻倭寇时一面扫荡伪组织，一面肃清当地共匪之不听命令者，反攻军之组织应增加此任务；（二）抗战结束后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公意，成立决议案，取消共党之军政与边区，实行统一。（丙）预防其阻碍我反攻。（一）沿海接应美军；（二）夺占各重要都市；（三）在我后方之暴动；（四）争取伪军”^②。

10月21日，蒋介石将国民党方面的解决方案交给赫尔利，赫尔利当即发觉蒋的态度仍旧过于苛刻。用赫尔利后来告诉中共代表的话来说，此一方案的内容就是：“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故赫尔利不得不当场退回，并说：“如果我是共党，我也不会接受。”他问蒋：为何不能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蒋答复说：无适当人指挥。赫尔利称自己愿意去充任两军的联络。赫尔利并告诉林、董说，他当时甚至劝蒋应该当机立断，要实行民主就实行，要释放政治犯就释放，不能再等

...

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②

...

这一协定由于明确肯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根本上否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共产党人无疑是一种空前的胜利。故毛泽东在协定签订当天致罗斯福总统的感谢信中，明确宣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① 同样，多半是由于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协定在统一和团结中国两大政党问题上的意义，赫尔利也极其兴奋地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之中。他断言，毛泽东为解决这一最困难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光辉的合作精神”及其“智慧和热忱”，“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② 在赫尔利看来，“在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③。因为他成功地使毛泽东承认了“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一重要条件，而联合政府等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而且又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兴冲冲地返回重庆的赫尔利刚下飞机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当宋子文看到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时，立即气急败坏地赶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人的旧货单子欺骗了。^④ 张治中与王世杰则批评赫尔利不提军队数目，更不应在协定中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而在随后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交涉中，蒋也明白告诉他：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不仅如此，如果接受这一协定，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⑤ 赫尔利对此颇不理解，但是，他所负有的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使命使他不能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

进入1944年11月下旬，整个欧洲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意大利早已投降，英美盟军在实现诺曼底登陆后迅速向欧洲内陆推进，苏联红军更推进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逼近德国本土，眼看德国法西斯即将垮台。受到这一胜利形势的鼓舞，成功地坚持抵抗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包括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的共产党游击队，都先后开始谋求在本国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共产党人组建的解放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尤其引人注目。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都先后剥夺了流亡政府的权力，公开宣告自己是国家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这种情况显然极大地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斗争精神。他们这时当然不会设想要由美国人来充当国共两支军队的统帅，并继续保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毛泽东一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就要求周等立即回延，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成立自己的解放委员会了。毛泽东这时在董必武的一份电报上就批示称：“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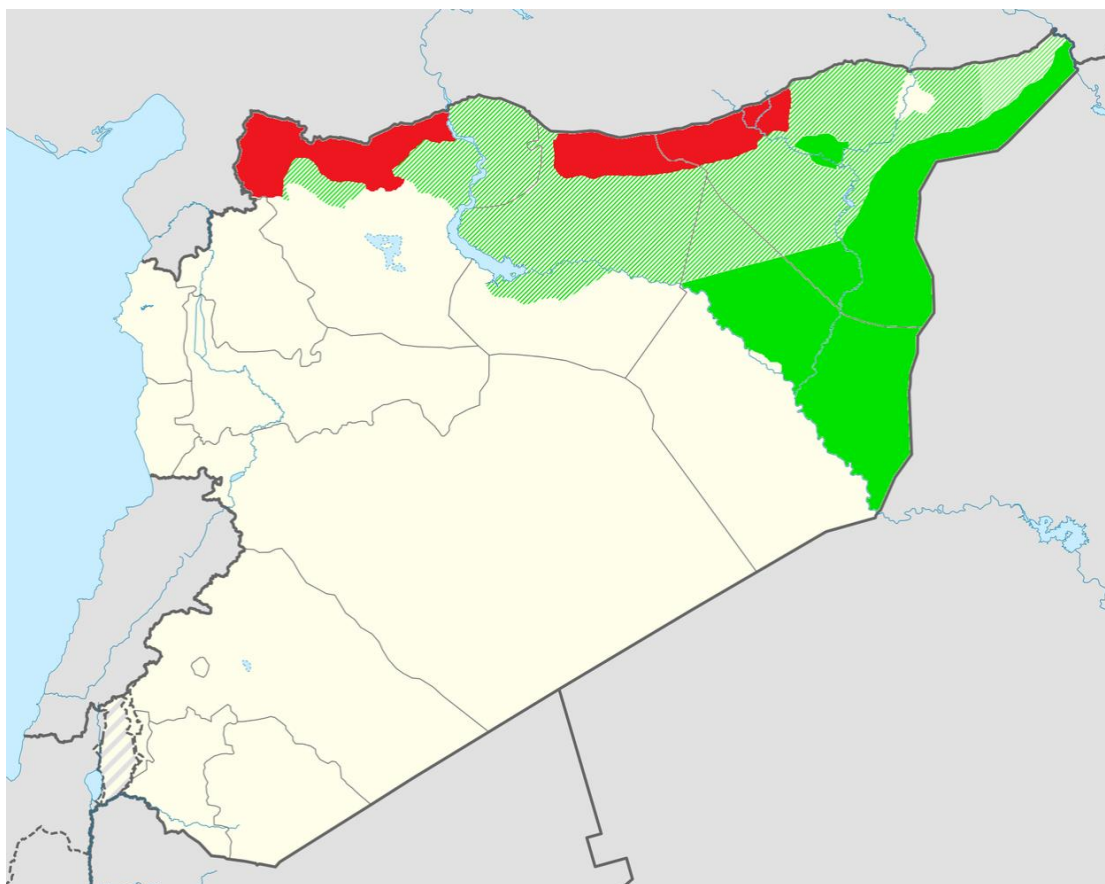
回到现实，美国等西方列强对于北叙政权的支援仅仅是为了消灭“伊斯兰国”，对于当地政权的存续以及库尔德民族的未来，美帝国主义根本不感兴趣，而且，北叙政权其推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尽管看起来相当温和，但是也不可避免的触犯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叙利益。另一方面，在消灭了教权匪帮后，势力逐渐强大的北叙政权令土耳其统治阶级感到寝食难安。埃尔多安深恐北叙政权推行的民族平等、民主改革政策会鼓舞土耳其国内各民族群众起来同样为之斗争，于是在得到美国默许后于2019年部署军队，与被其收编的各路傀儡部队（即所谓“叙利亚国民军”）一起，越过土叙边境大举进攻北叙政权控制区。

而北叙政权又是怎么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呢？很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其阶级本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天然存在着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被暴露得淋漓尽致。在土耳其入侵过程中，北叙政权不敢动员当地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反而寄希望于美帝、俄帝等列强调和，结果连连丧师弃地。以下这个插曲听起来像是个段子，实际上却是真事：

叙利亚民主力量部队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致信时任美国总统川普，请川普联络埃尔多安，为之居中调停，还附上信函表示“会做出从未有过的让步”。然而，川普照做以后，埃尔多安是怎么答复的呢？埃尔多安直接将信函退给川普，反而并交给川普所谓“有关根据美国法律应逮捕的库尔德工人党恐怖分子费尔哈特·阿卜迪·阿辛（马兹卢姆·阿卜迪原名）的文件”，并表示：“为一位美国总统居然与恐怖分子联络表示难过”！

土耳其得军事行动持续了近两周，在攻占了4820平方公里土地后，在美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宣布“停火”。经过此战，土耳其基本达成了战前所谓“建

立一道隔离区”的目标。而北叙政权不仅没能够阻止土耳其侵略军进攻，还不得不允许阿萨德政府军“进驻”自己早先控制的区域。此战之后至今，罗贾瓦局势表面上基本稳定了下来，但是土耳其仍然不时威胁再次入侵罗贾瓦。



土耳其入侵后，红色区域被土军、控制，浅绿色区域被阿萨德政权和北叙政权“共管”，北叙政权单独控制只有深绿色部分地区。

以上就是至今土耳其和罗贾瓦当地局势的简要概括。对于这种局势，土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毛派共（2013 三大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的判断是不同的。

土耳其共/马列（中央委员会）是四个组织中，对于库尔德民族运动抱有热情相对而言最低的一个，之前退出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就是一个征兆。该组织将库工党判断为“武装改良派”，原因是无论是库工党，抑或是北叙政府都已经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口号，而转为追求“民主自治”这一十分不彻底的目标，因此不能被视为民族解放运动。

土共-马列（组委会）则仍在积极参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和国际自由营。尽管该组织“一大”并未公布大会文件，但是我们通过 2019 年 4 月该组织官方刊物《共产主义者》上题为《世界局势和土耳其局势》的长篇文章，以及 2020 年底政治局委员 Ozgur Aren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斗争并为解放而战》的采访谈话得见其立场。

在《世界局势和土耳其局势》中，该文作者理论上承认：

在当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出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人民革命的一部分，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反过来又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同时承担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美帝国主义发展与库尔德人的关系是为了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他首先向人民保护部队（笔者注：库工党叙利亚分支所属武装力量，也是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军事援助，然后向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军事援助。这种情况更让土耳其统治阶级担忧。他们一再要求美国更喜欢自己而不是库尔德人。

听起来，似乎土共-马列（组委会）是了解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这种局限性，以及美帝援助北叙政权的真实目的的。但是，该文下面在分析北叙政权前景时，却恰恰没有把这个结论应用到罗贾瓦的局势分析中去。而是乐观的认为（当时正处于土耳其军队大规模进犯罗贾瓦前夕）：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内战中最成功一方。库尔德人利用历史机遇，在罗贾瓦取得了重要地位。很明显，只要不发生新的灾难，决心保护这里的库尔德人就会在罗贾瓦继续前进。然而，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和地区反动派，特别是阿萨德，开始发挥作用。尽管很难预测这一进程将如何进展，但库尔德民族对帝国主义攻击的抵抗以及对政治奴役和文化去身份化的区域反应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尽管库尔德民族运动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受到一些圈子的批评，但民族运动将这种关系定义为一种战术关系。库尔德民族运动以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的名义在中东等地缘建立的“民主自治”制度是进步的，是民主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它是帝国主义斗争，特别是地区反动派斗争的话题。

尽管土共-马列（组委会）也不无先见之明的预见到：

未来一段时期，该地区反动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土耳其，将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这些成果。支持该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库尔德民族的成果并为此而奋斗，是一项重要的革命责任。

但是如何“支持并为之奋斗”？北叙政权是否能够有决心和勇气“捍卫”？该文没有解答。

而对于土耳其国内统战组织—人民联合革命运动，Ozgur Aren 在采访中谈到：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继续我们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的大会强调“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是我党与其他几个革命组织，特别是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一起参与成立的，以处理我国的矛盾，特别是库尔德民族问题。这对于发展武装斗争，实现更有效的和联合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方面极为重要。...我们的大会已将其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定义改为库尔德民族自由运动。但是，又

已经决定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化为自由分离权来使用，以便更加清晰和易于理解。...

...真正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的首要条件是承认‘自由分离权’。这是唯一的革命性解决方案。

可见，尽管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高层口头上说要为“自由分离”而斗争（看起来似乎仍然与北叙政权的不彻底口号“民主自治”拉开距离，保持了“理论上的独立性”），但是在当时北叙政权已经遭遇重大挫折的情况下，该采访实际上仍然完全并未提及北叙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而毛派共（2013 三大派）在理论上也将库工党判断为“武装改良派”，听起来比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的结论“激进”，而与土共/马列（中委会）类似。但在实际中立场似乎与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差别不大，同样依然积极参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和国际自由营的活动，未见公开批评北叙政权。毛派共（2013 三大派）也经常与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一起进行一些公开活动。

至于说到毛派共（2020 三大派），该组织再次组织起来实在是太晚（2021 年才公开宣布存在），具体实践报道太少，实际态度只能从其大会文件中估计一二。该组织大会文件猛批毛派共（2013 三大派）把库工党判断为“武装改良派”的结论是“反动冷漠的沙文主义”：

可以看出被机会主义者称为“改良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与真正的改良主义巴尔扎尼运动之间的巨大差距。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现实并不回避与各个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结盟，这就揭示了改良主义和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根本区别。使其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其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态度，以及是否对帝国主义造成了打击，尽管这一点是间接的。...那些将库尔德民族运动(KUH)评价为改革派的人——最重要的是，那些认为革命民族运动将不可能的人——将如何解释罗贾瓦的革命爱国抵抗？...当...无产者...接受这种反动理论时，在库尔德斯坦各地革命战争的条件下，就不会产生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反动冷漠吗？而在这种冷酷无情中没有沙文主义吗？只有那些为殖民主义和吞并鼓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者才能这样说。

毛派共（2020 三大派）批评毛派共（2013 三大派）是“反动冷漠的沙文主义”显然是过头的。但是根据这个说法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毛派共（2020 三大派）对于库工党和罗贾瓦的库尔德运动比毛派共（2013 三大派）抱有更高的期望。在主张积极参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和国际自由营方面，二者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当然，毛派共（2020 三大派）当下在实际上有没有武装力量和人员参与其中，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说有争论，恰恰是毛派共（2020 三大派）在这个问题上更“右”一些。也就是说，流传的所谓“毛派共内部两派的分裂...涉及...在统一战线中的角色等许多基本的原则性问题的的大争论”的说法也是虚妄。

以上列举了四个组织对待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态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哪个组织，包括相对而言最冷漠的土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其支持、肯定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态度都是确定无疑的；而不是什么“库尔德运动已经彻底堕落，与阿萨德、埃尔多安没区别”云云。分歧不是要不要同库尔德民族运动结盟，而是

怎么样结盟。请看土共/马列（中央委员会）2019年“一大”文件表述：

我们党认为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民主自治”和“民主联邦主义”范式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平衡的变化而解决民族问题的。这种范式被认为不包括民族问题的革命性解决方案，与为受压迫的库尔德民族提供自由的获得自决的趋势相矛盾，并被视为向土耳其国家主权德一个重大妥协。因此，它在体制内并具有阶级和解性质的关键地位得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德民族运动被党视为武装改良主义民族运动。但是，尽管具有这种性质，该政治运动仍然被认为是革命的盟友，它在人民的力量中是持久的。

在介绍完分歧和共同点之后，谈一点笔者的意见。当然这只是一纸谈兵，依然是“局外人的意见”。

很明显，由于北叙当局的软弱，妥协和动摇，大好的一个局面已经失去了。目前北叙政权不仅控制区域大为缩水，除了面临土耳其及其傀儡军可能的再次打击外，还需要面对背后俄帝附庸阿萨德政权的渗透。土共-马列（组织委员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面对这种局势，理应公开站出来批评北叙当局的妥协投降路线（哪怕以友善的方式），积极发动群众，准备在帝国主义国家拒绝援助（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事实）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与土耳其侵略军和各路傀儡军战斗到底，捍卫群众运动成果，做好持久战、游击战的准备。应该看到，当地群众基础相当好；而土耳其侵略军既是异族，军纪又极差，不可能得到民心。同时，尽管美帝、俄帝对于北叙政权死活并不关心，但是他们不见得能够容忍土耳其势力深入叙利亚腹地，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和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依然可以利用。

遗憾的是，抛开对于库尔德民族运动“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这种词汇表达上的争议不谈，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尽管一味大谈“保卫罗贾瓦革命”，但是却从未公开批评、质疑北叙当局政策，更未见进一步采取独立自主行动，这显然是有着严重的问题的。而毛派共（2020三大派）直到现在还赞扬所谓“罗贾瓦的革命爱国抵抗”而无视问题，就更离谱了。

再谈谈活跃在土耳其的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必须注意到，罗贾瓦和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是有联系但是又根本上不同的两个区域。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是一个受到库工党很大影响的组织。而目前库工党其口号、姿态比北叙政权要激进不少。这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库工党比起北叙政权高层其阶级基础更革命（阶级基础是类似的），而是因为库工党目前面对着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高压，以及其对于美俄等帝国主义在当下并无太大利用价值，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革命性的一面表露较多，而妥协性、甚至可能投降的一面暂时暴露得较少而已。即便如此，库工党在当下的诉求也是什么“民主自治”而非彻底的民族解放口号。但是，妥协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毕竟，当下库工党还在对土耳其国家机器发动武装斗争，其斗争性质也是具有进步意义、反抗民族压迫的运动。因此，土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毛派共（2020三大派）都肯定库尔德民族运动的这种进步性。

上文说道，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毛派共（2020三大

派)在对待北叙政权问题上都有明显的放弃独立自主的“右”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也会反映到前两者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的关系上?目前不得而知。所谓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在组织上又要一切服从库工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统一战线”的说法,笔者未见到任何实证资料。在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网站上,毛派共(2013三大派)曾公开发文,宣布敌人是整个土耳其法西斯国家制度,表示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发展党是反动的,不代表共和人民党(凯末尔创建的政党)等是“进步的”,云云。这显然是毛派共(2013三大派)自己明确的理论观点,而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宣言的说法有差别。所谓“库工党为首的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反埃尔多安...不反凯末尔”等观点,显然至少是没有认真研究了解过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内部各组织立场就贸然得出了结论。但是无论如何,考虑到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三大派)在北叙事件上的倾向,其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的关系终究是让人担心的。

当然,关于目前人民联合革命运动内部结构到底怎么样、如何运作等问题,只能等待以后有资料进一步来说明了。

相比之下,土共/马列(中委会)在人民联合革命运动之初就指出其理论宣传上得问题,的确让人眼前一亮,据笔者所知,在土耳其诸多从事武装斗争的左翼政党组织中,只有土共/马列(中委会)明确提出了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纲领和宣传上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好事。

但是,关于土共/马列(中委会)退出人民联合革命运这一举动是否合适,笔者仍然不敢下断言。因为土共/马列(中委会)自己也承认,民族矛盾是土耳其国内的极为突出的矛盾,必须对此提出正确的策略和口号争取群众。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究竟是一个库工党所主导的一言堂、各组织在观点上、理论上都沦为库工党陪衬甚至受到库工党影响;还是一个基本是能够保证各个成员之间平等地位、互不干涉的左翼统战组织。如果是前者,加入进去显然是一种错误;如果是后者,参与进去也未必不失为一种策略手段。土共/马列(中委会)退出的一大理由是“统战组织应该必须由我党领导”,这种提法理论上完全正确,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库工党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是胜过土共/马列(中委会)不少,在口号上提“人民联合革命运动由土共/马列(中委会)领导”显然并不现实。

行文至此,笔者倒是想起抗战中的一段历史。抗战之初,在国民党暂时抗战较为积极的条件下,中共曾经设想过组建一个跨两党的统战组织,同时保留两党各自的独立性。而国民党的首脑蒋介石,表面上也同意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核心却在于妄想以和平手段“溶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战线内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有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能不能保存自己的独立组织并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笔者认为是一个核心问题。

蒋介石利用共产党推动苏联出兵不成，自然就更加担心持久战争中共产党割据壮大的危险，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使共产党真正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他这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劝说共产党同意组织上两党合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始足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迁。^③而要想劝说共产党同意两党合并，自然不是借助于陈立夫等人的刺激文章所能奏效的。因此，蒋见到毛泽东答记者问，马上就约见周恩来，表示：这样一件小事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专门谈话，是小题大做，谈话中把十年内战中的事情拿出来，更是没有必要。他声称：（1）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修改或反对。（2）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融）成一体。（3）对一党政权之说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才参加政府。（4）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

蒋介石特别举例说，像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声称，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意见是：党不能

紧张空气表面看上去算是烟消云散了。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显然，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具体提出了三种合作办法，即（1）实行共同纲领；（2）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3）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主张这种联盟的建立应当依据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② 3月24日，王明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此一设想。^③

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融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讲：共产党不仅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他说：“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他们察前思后，一定已经知道他以往为中国革命造成多少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无故受了多少的牺牲，他们当不是全没有理智的，现在中国的环境怎么样？国际形势怎么样？我想他们总能够度势识时，履行他对本党的宣言。”作为当政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

另外，在抗战之初，中共与国民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形式上归属于国民政府领导。在这个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当时力量比中共强大得多，前者甚至否认统一战线的客观存在，而只认为中共的这种举动是一种“投诚”。这种实力对比情况与今日土耳其共产主义革命力量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统战有一定类似之处。当然，库尔德民族运动即便自身问题再大，也比蒋介石为代表的腐朽力量进步得多；同时，库工党与土耳其共产主义革命力量也许有一定隔阂，但比起国共两党十年内战期间得血海深仇，关系还是好得多。简要复读下毛主席在抗战爆发前后对于“领导权”和独立自主问题的态度，也许土共/马列（中委会）是可以借鉴的：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

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

关于各家对于库尔德运动的态度问题，就写到这里。

最后简要写几句毛派共（2013 三大派）同毛派共（2020 三大派）的分歧。

尽管毛派共（2013 三大派）同毛派共（2020 三大派）对于社会性质的描述基本上一致，但是毛派共（2013 三大派）由于在理论中进行了大量“创新”，（声称这是一种“打破禁忌”），而令毛派共（2020 三大派）无法接受。在这方面毛派共（2020 三大派）对于毛派共（2013 三大派）的批判，很多与土共/马列对于毛派共（2013 三大派）的批判类似。可以说，毛派共（2013 三大派）对于新社会很多理论构思，看得出受到无政府主义、以及库工党的一些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对现实评估又受到国际共运中贡萨罗派的一些理论影响（比如受“三世界理论、美帝独霸全球”论影响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部分质变，打破了民族国家界限；又如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搞持久人民战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杂糅理论。这在国际上宣布接受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里，也是罕见的。

除去一些我认为帽子倾向比较重的指责，仅仅举几个例子：

例如，毛派共（2013 三大派）宣布“帝国主义不仅表现出量变，而且表现出质变...不应该断定生产无政府状态已经完全消失了...国家垄断被跨国垄断所取代”，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只是“不完全消失”——也就是“无政府状态部分消失了”。这个观点被土共/马列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猛烈批判为“超帝国主义”论。显然，这种观点与过分夸大“超级大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实力差距的理论是有联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土共/马列（中委会）一再表示拒绝接受“三世界理论”里的一些结论。

又如，毛派共（2013 三大派）认为“基于历史的必然性，党和国家不能以任何方式代替工人的直接参与、控制和管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一个组织等垄断国家政权。信贷转移、财富积累和继承是不允许转让的...”，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多党制论”，乃至主张用“劳动人民新国家”的提法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这显然具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些“新”理论，也同样遭到土共/马列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的猛烈批判。

再如，毛派共（2013 三大派）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库工党“区域革命论”的认同，毛派共（2020 三大派）对此批判道：

帝国主义超乎寻常的发展曲线并留下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不平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制度的条件下，同时提出“世界革命”或“区域革命”的论点，是为了转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目标。

当然这些理论在毛派共（2013 三大派）内部也是不乏反对之声的。该组织于 2019 年召开“四大”时，曾有代表动议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是未获通过。

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毛派共 2013 的很多观点的确相当离谱...但是未来怎么样就难说了。

四、总结

以上写了不少，算是费时费力的总结了土耳其激进左翼的历史，以及土耳其各个“马列毛”派组织的大致分歧所在。最后总结下我的当下观点吧：谨慎看好土共/马列（中委会）（但是也希望不要犯关门主义错误），同时希望土共-马列（组委会）、毛派共（2013 三大派）、毛派共（2020 三大派）在最近至少能够认识到北叙当局右倾的严重性，认识到独立自主、动员群众，进行持久战以保卫民主改革果实的必要性。至于说到团结，显然这四家彼此之间都是有着不小的分歧的，甚至在最大的现实——社会性质上，结论也是差距不小的。所以有些网络观点在不了解分歧的情况下妄言“毛派共左派取得进步，目前接近了土共/马列（中委会），有望团结起来”，也是闹了笑话。

然而笔者认为，土耳其马列毛主义运动虽然在当下不像印共（毛）那样突出，但是其经验和教训还是能给其他国家革命者一些启示的。

比如，就像毛主席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思想政治路线，首先就是应该明确指导思想；其次就是正确的运用指导思想分析国情，判断社会性质，认清敌我友，才能最终制定较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应该承认，革命者建立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是非常珍贵且来之不易的。土耳其革命者近五十年来经历，某种程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又如，革命者必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但是，在支持这种斗争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自身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再如，正确的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非常重要。笔者掌握资料有限、水平更有限，不好对于土共/马列以来的多次内部斗争做出什么评价。革命者当然支持思想斗争，并且笔者认为像马宗达那样发现旧组织无可救药之后自立门户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是什么“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但是笔者同样认为，分裂本身不是目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求得一致之后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在对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正确路线上来。而土共/马列及其后裔组织经历多次分分合合以后还在不停的分裂，显然，之前的组织路线是存在某些问题的。实际上，毛派共（2020三大派）的自我批评“以后不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党内思想分歧”侧面也证实了这一点。

另外，笔者一直以来还抱有这个态度：作为局外人，分析事实判断正确和错误可以，不赞成在不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随意的“除籍”和进行政党性质上的攻击。每个国家的革命性质、道路、战略战术，归根结底要靠这个国家的革命者在革命中去探索。这也是为什么印共（毛）在倡议新的马列毛主义国际组织中，明确拒绝类似“中央集权”式国际组织的原因。而土共/马列（中委会）立场也与印共（毛）类似。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步步加深，各国牛鬼蛇神、极右势力群魔乱舞，而革命左翼力量依然处在十分弱小的境地。可以预见，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或许已经开启。真正追求平等解放的人们应该何去何从，值得深思。在此，笔者也希望土耳其真正认同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们，能够就社会性质、统一战线、革命战略等问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迎来革命新的高潮。